

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死亡围观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

2020-05-19

20:15

知乎上有人问我：天门山那个翼装女飞行员，怎么看？

我的态度一贯很简单：成年了，有自己的选择权力。她选择了一项危险的运动，那就要做好面对代价的准备。

就这姑娘之前的准备来说，她做了正常报备，而且装备齐全经验丰富，是个老手。老手失手，撞上了概率这堵墙。

求仁得仁，无可指责，感慨一声，以示送行。

真正值得观察的，是围绕她的死亡，围观者的百态：

有的认为要加强极限运动的安全防护和检查，降低风险系数；有的认为天门山地形不适合翼装飞行，遇难者在场地选择上不明智；这类讨论就事情本身出发，占比较小。

真正的对抗两端，一方认为极限运动无法理解，是一种作死行为；另一方认为人各有选择，遇难者的死亡是其自身选择的代价，不应当对其冷嘲热讽。

对我而言，两边的逻辑都是可以成立的。

从个人中心出发，只要不超出法律范围，都是个人选择的代价，旁人不当过多加入自身价值观的判断；

但从集体中心出发，即使没有超过法律范围，对整体有示范效应的危险行为依然应当被集体干预。个体只能承担自身的选择，但个体选择所带来的溢出效应，却是集体在承担，所以个体选择理应受到干预。

没有对错，就是倾向程度问题。

但对立的不仅仅是逻辑，更有躲在逻辑背后的情绪。

藏在集体中心逻辑背后的，更多是一种“**异样**”感：

一名24岁女生就能体验翼装飞行、深潜、跳伞、马术、滑雪等高端运动，这和多数普通青年明显不是一个家庭背景。拥有这样的家庭条件，却如此不珍惜生命，嘲讽几句有何不可？

大多数每日为下个月房租奔波的年轻人，去为一名24岁就只需要去追求人生极限体验的“后浪”青年悲伤，这在共情上实在有些困难。

于是藏在个人中心逻辑背后的人，表现出了对上一种情绪的震惊：

我们的阶层虽然有差距，但你们竟然因为这些差距而丧失了对死者的同情心，这简直是人性的崩溃。

这两种情绪间的对抗，是这一事件下的核心舆论漩涡。

坦白说，情绪就是情绪，讨论情绪的对错没有意义。

但这些情绪间的对抗，暴露出一个深层现实：阶层的差异，确实能带来价值观的差异，进而带来立场与态度的差异。

这些差异积累到一个数量级，那就是阶层之间的对抗。

城市里有大量女权NGO，他们游走于高校之间，点评企业与政府政策，网上坐拥数百万粉丝。

但是他们几乎不出现在工厂与车间里，不会对打工妹和工地大妈有什么关注。

LGBT的NGO们也一样，多数更像是打着彩虹旗帜的线下交友会，偶尔为腐女作者发发声，就算是完成里程碑式的平权壮举。

至于农村里的LGBT们，太土，太穷，太难看，不去健身房也不喝咖啡，站在彩虹旗下格格不入。

阶层划分清晰后，即使是女性、LGBT、单亲妈妈等话题，也只是在本阶层内寻求共识，互相支持。阶层之外，即使生理上有着同样的特征，但也未必会形成同样的阵营。

极限运动在十年十五年前，还有着一点“国家与民族荣誉”的概念：中国有人敢参加这种运动，证明了我们行。

那时候飞跃个黄河，是一场视之为展现中国人勇气的盛事，是值得上全国直播的。

但是当阶层日益固化后，这种国家与民族的共鸣就消退得差不多了。

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不再是王富洲，而是尼泊尔向导和全程陪护；去南极探险的也不是斯科特，而是游轮直升机和顶级单反。

极限运动突破人类极限的色彩在消退，获得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体验巅峰成为主导。而在过去，大众认为后者是从属于前者的。

资本把极限运动在精英中普及开，这种普及化就是一场祛魅化。神圣感与荣誉感被消解，极限运动的死亡成了开车出车祸一般的事故。

而极限运动的车，是绝对的豪车。社会对开豪车出事的人是什么舆论，对极限运动出事的人就会是什么舆论。

于是，一名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死亡，成了一个大型键盘角斗场。

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

努力去理解这个事件折射出来的群体分层与对立，这会是未来十年的主流舆论场。